



一九八七年在著名數學家陳景潤研究員的寓所與
陳景潤夫婦親切交談（陳菲亞攝）



一九五八年，我讀高二，那是我的錯誤接連發生的歲月。這之前的一年，國家發生了「反右」鬥爭（所謂反擊右派分子的政治運動），一次損害老師的荒唐行徑。我因為年僅十六歲，是中學生，沒有資格參加運動，躲過一劫。為此，我一直暗自慶幸。

一九五八年二月十二日，中共中央、國務院發佈「除四害」的指示：「除四害」是我們征服疾病與消滅危害人類的害蟲、害獸、害鳥的重要步驟，爭取十年內完成，而且完全可能提前完成。中央還號召各省市應當爭取成為「四無」省市，所謂「四無」，即一無老鼠，二無麻雀，三無蒼蠅，四無蚊子。

我那時才十六七歲，聽了傳達的中央指示，興奮不已，內心頓時燃燒起為民除害的火焰，而且比其他同學（他們不知道）多了一個英雄情結。在讀小學時，我曾被評為全校的「捕鼠英雄」，上交了七十八條老鼠尾巴。這回重點是抓麻雀，我應當成為捕雀英雄——捕雀運動一開始，我就萌生出這個雄心壯志。

二月中下旬，學校的廣播大喇叭從早到晚叫嚷着：全國已經開始了一場「除



四害」的人民戰爭！我們的校長、副校長、團委書記「親自掛帥」，號召全體老師同學，立即投入「除四害」的人民戰爭之中。

一心想當英雄的我，回到家中，立即向外婆、媽媽「傳達」中央的指示，並說出自己的英雄抱負。我媽媽幾年前曾熱烈支持過我捕鼠，這回她又表示，一定要支持我再奪「光榮」，爭取讓我當個「捕雀英雄」。但外婆說，我們住在學校的「師村」裏，看不到麻雀，哪裏去捕？哪裏去抓？我雖然覺得外婆太老、太保守，可是自己也確實想不出辦法。前幾年捕鼠時，家中有無數老鼠上躡下跳，而且總是大膽地闖進穀倉，媽媽買了兩個老鼠夾，每天都可以俘虜一兩隻老鼠，那七十八條老鼠尾巴完全是媽媽使用老鼠夾這種「現代化武器」的功勞。這回面對的是麻雀，不知牠們躲在哪裏，根本就找不到，而且牠們有翅膀，會飛到天上，根本就抓不着。正在着急的時候，班主任宣佈，明、後天每一個同學都要準備好臉盆，我們學校的師生大隊要開到附近的鄉村裏去圍堵麻雀。於是，我便向外婆、媽媽要了一個臉盆，我相信，我會使勁地敲臉盆，讓麻雀

嚇破膽子，一個一個掉落在我的面前。外婆捨不得給我新買的臉盆，媽媽則毫不猶豫地把新臉盆遞給我。「還要槌子！」我對着媽媽吆喝着，儼然像一個就要上陣的將軍。「抓麻雀要槌子嗎？」媽媽怯怯地問。

第二天上午，我們學校的隊伍浩浩蕩蕩地開往鼎誠村的小山坡，然後把隊伍撤開，形成「天羅地網」。大約九點時分，我先聽到哨子聲，然後聽到命令「快敲臉盆」，接着便是鑼鼓喧天。果然，我看到一群可憐的麻雀，從東飛向西，又從西飛向東。牠們想在哪裏落腳，哪裏就有臉盆齊鳴，呼聲雷動。有幾隻嚇破膽的麻雀，竟然往我們四班二組的高地上飛，把我興奮得連蹦帶跳，使出渾身力氣，猛敲媽媽給我的嶄新的臉盆。那一刻，我唯一的期待，就是會有一隻或多隻麻雀撞死在我的面前，可是，敲了半天，還是一無所獲。麻雀個個是機靈鬼，根本不入我們的圈套。圍攻了三個小時之後，我們的年級主任吹哨子集合，說今天上午還是戰果輝煌，有兩隻麻雀因為太疲勞，跌落在山那邊的石縫裏，高三畢業班的同學已經把牠們逮住了。主任還指示說，今天我們打的是大



兵團包圍戰，明天要打游擊戰。同學們可以各自為戰，請注意，抓到麻雀後要砍斷牠們的雙腳，用紙包好，交給你們的班主任。我聽明白了，各自為戰，就是要自己去掏鳥窩。回家後我就向外婆和媽媽要了梯子，然後扛着梯子到附近的村莊去找鳥窩。可是我仍然一無所獲。從二月份折騰到六月份，很快就迎來了暑假，班主任佈置的「暑假作業」，居然有麻雀腳五雙。暑假本是聚精會神讀書的好時光，結果，這五雙麻雀腳老是擾亂我的心思。而望子成龍的媽媽，更是焦慮不安，每次回家都問我有沒有抓到麻雀。有一次，我竟然生氣而遷怒於她：「誰讓你搬到這小師村裏來住？！這裏哪有麻雀？連麻雀影子也看不見。」媽媽着急了，竟然到附近小鎮上的肉舖去看有沒有出售麻雀腿的。

讓媽媽高興的是，暑假學校舉辦的「除四害」訓練班，還讓我參加，據說也是因為我過去曾有個「捕鼠英雄」的光榮紀錄。訓練班只辦一天。學校發的材料中有一篇安徽巢湖市的「除四害」先進事蹟，這份材料記載：從一九五二年至一九五七年，巢湖市的一位名叫顧友昌的工人，在五年裏竟然捕獲老鼠兩萬六千

多隻，麻雀四千七百多隻，挖掘蒼蠅蛹二十五斤零十兩（小兩，一斤等於十六兩）。也就是說，他平均一天抓捕麻雀達到十三隻。我看到這份材料後，對這位顧模範佩服得五體投地。他何止是「英雄」，簡直是神仙！還有一個讓我難忘的事蹟是，成都的「郫縣」——因為這個「郫」字我不知道怎麼讀，問過老師，所以記得特別清楚——十萬人歷時三天，竟然消滅了上百隻萬麻雀。此縣有個鄉的黨委書記，還組織了火槍團麻雀隊進行圍剿，成果非凡。更讓我激動的是，有些地區的部隊還出動摩托車進行偵查。此次培訓，我給外婆與母親帶來兩個名人的好消息，一是北京已成立了「首都圍剿麻雀總指揮部」，副市長王昆侖親自擔任剿雀總指揮；二是我崇拜的詩人郭沫若，作了一首《咒麻雀》詩。詩的全文如下：

麻雀麻雀氣太官，天垮下來你不管。

麻雀麻雀氣太闊，吃起米來如風颭。

麻雀麻雀氣太暮，光是偷懶沒事做。



麻雀麻雀氣太驕，雖有翅膀飛不高。

麻雀麻雀氣太傲，就怕紅來又怕鬧。

你真是個混蛋鳥，五氣俱全到處跳。

犯下罪惡幾千年，今天和你總清算。

毒打轟掏齊進攻，最後方便烈火烘。

連同武器齊燒空，四害俱無天下同。

我把郭老的詩唸給外婆和媽媽聽，媽媽竟說：寫得不怎樣。外婆說，姓郭的要我們把武器「齊燒空」，那還怎麼「除四害」？還說，我給你使用的新臉盆可別燒壞了。我立即批評外婆說，應當全面地理解郭老的詩句，他說天下大同，您知道什麼叫「天下大同」嗎？不知道為什麼，抓捕麻雀的運動後來銷聲匿跡了，但我摧殘小生命的記錄卻永遠留在心裏。後來，我在回顧年輕時代的生活時，總是念念不忘這段追捕麻雀的瘋狂。我覺得，以恐嚇和摧殘小生命為樂的「惡」是從捕雀開始的。